

祇供施政參攷
請勿公開發表

敵偽研究

24

第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從本年度預算窺測

日寇前途

敵在華非增產棉花新策

略

現階段敵寇

「強化」汪偽陰謀的剖析

附參攷資料

敵汪「同盟條約」全文
敵駐偽大使谷正之談話
再論上海公共租界移交

本刊經呈請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特准發行
浙江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許可證浙西雜二字第二號

浙江西民族文館敵偽研究室編印

通訊處 浙江昌化湯家灣

南京圖書館藏

從本年度預算窺測日寇前途

前言

昭和十九年度（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的敵國總預算，經去年年杪的預算總會，於今年一月續開的第八十四次臨時議會通過，將於今年四月一日開始實施，這時的預算，根據其數額決定，曾引起種種的討論，預算總額，總額為五百零九萬六千七百餘萬日圓，較去年度增加一百四十餘萬日圓，實超過平時預算二十倍以上，這樣龐大的預算，絕非敵國民國所能負擔，但事實上在敵國物資枯竭物價飛漲的現狀下，本年度預算支出必將遠超過此預算數字，敵國將以怎樣的方案來克服這一困難呢？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其次，從預算的分量中間，我們還可以斷定敵政府目前施政的重心所在，從而規測日寇今後的方向，本文即根據此兩點，作一比較詳盡之論述。

本年度的敵國總預算已到了最後決定開始實施的時期，這預算成立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當去年七月十六日敵內閣舉行定期開議時，通過了本年度的預算方針，決定了預算統制大綱，置重點於一句話：即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之遠東戰力化。這是配合着所謂「超重點生產」的決策，集中全力於增加軍需生產以應付當前戰局，其主要目的是非常明顯的；及至九月廿一日，內閣發表了「國政運籌要綱」，預算項目也隨着演進而趨於具體化；九月廿六日內閣常會就通過了十件新開的預算，就是所謂「十大政策」，這種新開預算在去年度有二十九件之多，本年度僅增十件，已可說是「行政簡素化」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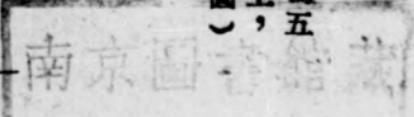
十二月十日敵內閣開議中通過普通會計預算總額為一百五十二萬四千三百萬日圓，這一項普通會計預算，在平時就是國家歲出入的全額預算案，但在戰時財政上，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預算早已噴噴奪生，而普通會計預算部門

已變成了可憐的陪客，每年歲出總是軍費多於普通行政費，並且軍費膨脹的速度也是普通行政費所望塵莫及的。
 當本年一月二十六日離國八十四屆臨時議會預算總會通過了三百二十萬萬的鉅額臨時軍事費，和六十萬萬的預備費，還有普通會計追加額四十九萬萬餘，於是敝國本年度的總預算才正式決定，其全貌有如下表所示：（單位百萬日圓）

普通會計預算		追加額		臨時軍事費		預備費		總額	
一九三六	二、二八二	一、二〇〇	一、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七	二、九八一	二、五四〇	五、五二一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八	三、五一四	四、八五〇	八、三六四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九	四、三〇四	四、六〇五	九、四〇九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〇	六、〇七九	五、四六〇	一一、五五七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一	六、八六八	四、八八〇	一一、七四八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二	八、六九六	一八、〇〇〇	二六、六九六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三	一〇、〇四三	二七、〇〇〇	三七、〇四三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四	二〇、一七三	三〇、七九四	五〇、九六七	二、二八二	三二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八、一七三	二、二八二	一〇〇、〇〇〇

上表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在這種額中間，應扣除重複計算的一部份（即一般會計項下所開列之臨時軍事費）七十二萬零五百萬，剩餘五百零九萬六千七百萬元，這數字即可代表本年度總預算的實額，與去年度相較，計增加一百四十萬萬以上，實超過平時預算的二十二倍，從下列比較表中，就可以看出敝國近年來歲出預算激增的情形：（單位為百萬日圓）



第一、太平洋戰爭開始後一年（一九四二），敵國軍費飛躍膨脹，比上年度增加幾近四倍；

第二、日寇歷年預算規定的數目，與實際支出數額距離甚遠，不得不再實行追加預算，即以近兩年來說，一九四二年的原定普通會計預算為六十二萬一千七百萬元，但實際用去的是二百一十八萬二千三百餘萬元，幾乎超過原額的一倍，一九四三年度的普通會計預算原訂為一百餘萬萬，但經過八十一屆，八十二屆，八十三屆三次議會中的追加預算，都耗去了一百四十餘萬萬日元，增加額幾達原額的一半，目前日寇所遭受到為困難遠較去年為甚，政府耗費絕不會減少，我們以往例來衡量，則本年度日寇的實際支出一定會超過原預算一半或一倍以上，甚至還要更多；

第三、特別是戰費支出，更是無從預算，即以去年三次議會通過的全部預算而論，在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萬元的龐大數額中間，單是軍事費（普通特別會計併計）已達三百二十萬萬元，而本年度臨時軍事費的確定，亦即根據此數，但事實上絕對不會够用。（按本年度軍事費普通特別會計共三百八十萬萬元，較去年僅增加六十萬萬元，不及百分之二十，而過去每年增加比例却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之間，甚至多至四倍。）

基於上述各點，可知本年度的龐大預算對於日寇在主觀上雖已逼極，但客觀上却還只是最低限度的估計，實際的支出必將遠超過這預算的數字。

一一、

在本年度的普通會計預算中間，根據「十大政策」新開的十項預算，很值得我們注意，這十項預算是：

- (一) 關於振興科學技術研究方面的經費四千萬元以上；
- (二) 關於強化戰時後方及「大東亞」圈方面的經費四千萬元；
- (三) 關於警備強化防空設施方面的經費五千萬元；
- (四) 關於整備戰時經濟罪犯阻遏方面的經費十萬元；
- (五) 關於強兵強民對策方面的經費一千萬元以上；
- (六) 關於充實強化軍人授課事業的經費六百萬元；
- (七) 關於「滿洲」開拓民實施方面經費五十萬元；
- (八) 關於糧食增產及確保方面經費七萬萬元；

(九)關於軍需生產之確保及增強方面之經費五萬萬日元；

(十)關於養成飛行員及戰員之經費四千萬日元。

從上列十項中間，我們可以看出日寇目前施政的重心所在；這中間最大的數額是增產食糧的七萬萬日元，足證敵國糧荒情形的嚴重與敵國解決食糧增產問題之一要求的迫切，其次是增強軍需生產，據敵方公佈，本年度軍需省新預算為九萬八千萬日元，此外尚有追加預算，特別會計，預算外契約，及臨時軍事費的一部分，預算的編成，置重點於飛機生產，據敵方一再宣佈：「無論鋼鐵煤或機器等，均以增產飛機為中心，」「明年度將增產數倍的飛機」，去年十二月九日日本陸軍航空本部整理部長兼軍需省航空兵器總局第一局長原田貞意也誇口說：「日本飛機在性能方面凌駕英美，可適應日駕駛員的特性，在數量方面，生產率已漸次增高，不久當可超過美國；」而訕笑着：「英國航空工業比日本落後。」

真的，日本在努力飛機生產，不過所生產的只是木飛機和竹飛機，這不是笑話而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且看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敵國務相兼軍需省次官岸信介的話：「木製飛機已為非常積極的新兵器，非代用品，日本擬大量生產此種精銳機，」這是多麼可憐而又可笑的玩意兒！這種竹頭木臂的「飛機」，怎當得起鋼鐵鐵鳥的一碰呢？

此外，新開預算更注意到「滿洲移民」。移民實邊的確極，正諷刺着「北方防務鞏固」，至於防空設備的強化，在鹽機陰影籠罩着整個的敵國本土的今日，確實是一項重要對策，而研究科學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為了完成這一課題，敵國的科學動員研究委員會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組織成立。防止戰時犯罪，雖說的是政治經濟的犯罪，但實際上是思想及革命的問題，無非是敵國法西斯統治者壓迫民衆的一種手段而已，還有所謂「強兵強民」，正證明着敵國人民生活低落和體質日下，而「傷兵保護」須增經費，當然是由於傷兵正不斷地增加着，最後，所謂「團結大東亞」，誰都知道這是一樁什麼性質的把戲，今年規定四十萬元的經費，大概又打算再多訓練幾匹走狗。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新預算外，在普通預算中間，還有兩點值得注意，就是預備金的大量增加與行政費的相當減縮，前者表現出預算穩定性的缺乏，後者反映着裁員減政與一般公務員生活更將被殘酷地壓低。

三、

敵國的預算膨脹到如此程度，不假為其國內人民所憤懣怨望不堪負荷，而且連當政的敵酋也感到驚駭喪胆，在去年東條廣播中會作悲鳴說：

「四百七十萬萬日元的總預算，如果以十元一張的鈔票平鋪起來長達千里，如果堆起來就要高過富士山……」

自從「中國事件」，發生迄今，敵國所消耗的非常時期總軍費，已超過一千萬萬日元，截止第八十一屆議會止，總數即達七百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萬七千日元，現時軍費總額已達七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六萬七千日元，再加上本年度臨時軍事費預算三百八十萬萬日元，其總額已達一千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七萬七千日元，這一串長長的天文學數字看起來雖確是嚇人，可是實際上還抵不上美國本年度一年總預算數字，可是以日本的國力來負擔這鉅額的戰費消耗，當然已是竭澤而漁，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本年度與破五百萬萬日元的空前龐大預算，在敵國財政史上又創了一個新紀錄，敵國將以什麼來抵補這一長串的赤字呢？

據敵官方發表，今年的歲入如下：（單位百萬日元）

科目	歲入數額	與上年度比較
租稅收入	八、〇七八	（增）九八三
公債收入	四、三〇六	（增）八〇〇
其他收入	二、三五九	——
總額	一四、七四三	——

還是正常的歲入部分，但以此應付普通會計預算的歲出尙嫌不足，其他更不必說；不過這些數字原不能代表敵國政府向其人民榨取之財富總額，只要再看敵國費屋歲相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衆院預算總會上所提出的說明，就可以知道，在他的說明中提到本年度歲入的預算是這樣：（單位百萬日元）

公債	二〇、〇八九
借入金	七、〇〇〇
其他項目補入	八、五二〇
雜收入	一、七〇〇
總計	三七、三〇九

這數目恰足抵補三十八萬萬日元的臨時軍事費其中有「借入金」一項，計七十萬萬日元係由南洋開發銀行借入，

(一說係借入三十三萬萬日元)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這七十萬萬元的數額，即是代費日寇在「以戰養戰」的陰謀之下，在未來的一年中準備向南洋各地人民攫取這樣的一筆鉅略「資本」，這數目幾乎佔着日寇全部戰費中間的五分之一，我們應記得，日寇佔南洋還只兩年多的時間，而他們的「開發」工作也剛剛開始進行，如果任令他們榨取和掠奪，時間再延長一點，「開發」得更多一點，南洋對於日寇的貢獻必然更大，那時我們更擊潰日寇，困難當然更多，這一點正告訴我們：加緊破壞日寇在南洋的佔區，粉碎其「以戰養戰」的陰謀，是盟國當前刻不容緩的要圖。

四、

要彌補財政上的赤字，除了加強對佔區的掠奪與攫取而外，唯一的途程就是對其國內人民加重壓榨，這幾年來日寇在國內靠了發行通貨，增加捐稅和發行公債三種辦法來籌措戰費。這三種辦法在技術方面雖有不同，但本質上却是一樣，無非是榨取日本人民的血汗以供給敵國進行侵略戰爭的消耗。

我們先看歷年以來敵國歲入中的公債與租稅的比較，據敵大藏省最近公布，有如下表：(單位百萬日元)

年 度	歲入總額	租稅收入額	公債收入額	其他收入額
一九三六	二,三七二	一,三八三	六〇九	三七九
一九三七	五,四九四	一,八七〇	三,〇三九	五四四
一九三八	八,一六三	二,四七七	五,一三八	五四七
一九三九	九,〇三九	三,一〇〇	五,二二二	七一七
一九四〇	一,三〇四	四,三六八	五,九五三	九八一
一九四一	一九,一三七	五,一四九	一二,七五三	一,二九四
一九四二	二四,五六八	七,九九六	一四,三二八	二,二四三
一九四三	三七,〇〇三	九,六二一	二〇,五四三	六,八三九
一九四四	五〇,九六七	一三,八四六	二六,八九九	一〇,〇九一

從上表中，充分顯露出敵國的戰時財政政策是置重點於公債發行上面，其增加率遠較租稅為高。

在這樣的政策下，到最近為止，敵國的公債發行數額究竟已達到多少呢？據日人高島佐一郎教授的估計，截止一九四三年三月末，公債總額已達五百六十餘萬萬元，再加上去年的發行額，（去年四百餘萬萬的龐大預算中間仰給於公債者即達二百萬萬元）至少又當在七百萬萬元以上，即等於說，七千萬人口的敵國，每人要攤公債達千元之額，每年付息即須二十萬萬元，這種剝肉補瘡的借債辦法，正是日寇身上的一個大癌，故敵前藏相高橋是清曾提出「百萬公債亡國論」以警揚其國人，如今跟着侵略戰事的曠日持久，竟達了七倍於百萬的驚人數字，高橋地下有知，也當為之咋舌吧！

根據上節所引破屋的說明，本年度單以臨時軍事費一門將發行公債二百萬另八千九百萬元，再加上普通會計預算項下準備發行的公債數額合計達二百八十五萬萬 鈞，與前達七百萬萬元的總額併起來計算，預計到本年度結束時，敵國公債將有突破一千萬萬大關的可能。

這日積月累的公債，是否能為敵國人民所消化呢？這鉅額公債的消化是否會影響到生產力擴充的計劃呢？這兩個問題是不言而喻的。

再說增稅，這是敵國克服財政上的困難的另一種重要「法寶」，就一般的標準來說，敵國的捐稅原不該算頂高，可是從敵國目前具體的情況來說，這屢次提高的捐稅，實在使人民感到不勝負担之苦。

這裏我們且看日本國民捐稅負擔數額的增加狀況：

年 度	租 稅（百萬日元）	上年比較增加額（百萬日元）	每人負擔額（日元）
一九三六	一、〇五二	—	八三
一九三七	一、四五二	四〇〇	一一三
一九三八	一、九八三	五三二	一七五
一九三九	二、四九五	五一二	二二三
一九四〇	三、一六四	六六九	二九六
一九四一	三、六九〇	五二六	三四二

（註）表係就 人

七十五萬為標準，男子約佔三十五萬，其十五歲至五十歲男子假定為人口之

半數——一 六百 十萬，一 服兵役者，一 真正捐稅者為數 在一 二百六十八萬餘人至一千 另六十萬人之間。（其所以捐稅者二百萬者，原因：一、物價高漲青年無法結婚；二、死亡率高；

三、壯了作戰出生率低減。

以上僅是租稅部分，其增加率尚不足以代表敵國一級稅收增高的趨勢，至於其他各種稅收中間，間接稅所佔比例甚高，（計百分之四十，英國為百分之三十四，美國為百分之十）。而增加也最速，其負擔大部分轉嫁於最貧苦的人民身上；這種以間接稅為中心的稅制，原是非常不健全的，但在敵國現政局下，整個政府根本為軍財兩關所操縱，故其稅收的措施，當然也無法不以顧全稅關利益為其最大前提。

最近據東京廣播，一九四四年的增稅目標，將着重直接稅了，這一轉變正反映着敵國的間接稅已增到無可再增的地步，不得不在直接稅方面來想辦法，不過這中間包含着一個極大的危機，就是直接稅的增加必然影響到敵國金融資本家們的利益。從而引起財閥與軍部官僚之間的矛盾與磨擦，加深了敵國現政局的裂痕。

去年十二月敵閣閣議通過的新征稅案，其第一年財政年度（即本年度）內將額外征稅廿二萬萬日元，其目的據說是「支持國家戰時經濟基礎，並吸收過剩的購買力」。可是事實上敵國人民在目前是否還有「過剩的購買力」可以供吸收呢？對於這問題恐怕連敵國自己也不能作肯定答覆。

為了支持騎虎難下的侵略戰爭，敵國當然唯有不顧一切竭澤而漁，進一步以敲骨吸髓的手段來壓榨他們的人民，日寇不僅提出了「二百三十萬萬元必勝儲蓄運動」的口號大肆宣傳着「國民儲蓄」，壓迫一般平民在極度微薄的收入中還得拿出大部分來貢獻給政府，而且更嚴格實行配給制度，減低工人工資，（日本工人目前工資平均每天一元五角，與戰前相差無幾，而生活費已高漲十多倍）以「提高米的效用」之美名強迫農民「米穀供出」，（目前日本人民每日配得食米僅三四合）其人民生活之痛苦，由此可以想見。

在戰前，日本每年的國民收入，約在一百五十萬萬日元左右，年來在「增產」與「節約」的號召下，雖已略有增加，但仍是很有限，據敵官方發表：去年的國民收入為四百五十萬萬日元，而今年預期達到六百萬萬日元，還全部的國民收入，將作怎樣的支配呢？據敵官方公佈的數字是這樣：（單位百萬日元）

財政資金 四二、五〇〇（包括租稅一四、〇〇〇）

公債二八、五〇〇）

生產擴充資金 六、〇〇〇

國民消費資金 一一、五〇〇

上表所列財政資金一項，即是日寇向其人民榨取的數額，竟超過全部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至於生產擴充資金，在目前敵國政府正高調「超重點生產」的狀況之下，這一筆資金內大部份顯然將使用於軍需生產——尤其是飛機生產的擴充；而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最後一項的國民消費資金，僅佔全額六分之一強，特別值得重視的，不僅是這數字所佔的比率，而且是這絕對數字所表示的情況：敵國人民平均每人每日僅可消費四十錢左右，何況本年度敵國國民收入能否達到六百萬萬元的標準，這是在不可知之數呢！

五、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知敵國在悉索敝賦挖肉補瘡之下，其財政上的危機已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其國民總收入幾乎已全部化在侵略戰爭的消耗上，而增發公債與提高稅收也已到了增無可增的地步，在這樣的現狀下，敵國人民生活情況日益惡化，他們爲了死里求生，必須摧毀敵國的軍事法西斯統治，近年以來，敵國內部與敵軍中間的反動運動正不斷高漲，而且大有燎原之勢，當敵國的空前龐大的預算像枷鎖般地兜上其人民頸項的今天，他們反抗的力量一定會正比例地增加，無疑地將促使敵國走進墓穴，這是敵國法西斯統治者必然的歸宿。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今後敵國爲了企圖作最後的掙扎，必然會對其佔區作更進一步的經濟掠奪，以緩和其國內的危機，其「以戰養戰」的陰謀不僅不會放鬆而且勢必變本加厲，針對着這一陰謀，我們盟國應當在太平洋上及早發動決定性的全面反攻，一舉擊潰日寇！

敵在華北增產棉花新策略

——譯自「新東亞經濟」——

當太平洋戰局日益擴大而接近於決戰階段的今日，為欲應付其無限度的消耗，日寇益無法滿足於其在淪陷區的擄取，以此自上年起，其一增加生產之呼聲已轟震塵上。這正是敵偽目前經濟陰謀的重心所在；本文原載最新期敵方雜誌「新東亞經濟」，其內容足以反映敵寇「增產」策略之一部分，本室特透譯於此，以供各方參考，至於敵偽「增產」陰謀之全面策略與實施情況，本刊下期將為文作詳細之研討，希讀者注意。

——編者

決戰時之日本，對於華北之棉花期望頗切，然而就華北本身立場言之，物資之自給自足至為切要，尤其向來仰賴於國外之糧食其自給更為必要，故在華北目前已呈現糧食生產與棉花生產兩者說相對立之狀態。

然而由於「中國」之參戰。「中國」之對日關係從「同甘苦」而進至於「共生死」，其結果，使今日華北成為實踐國策之先鋒，打倒共同之敵人英美，為達到戰爭之目的，自非排除萬難以赴不可，目前糧食價格奇漲，食用農產物與棉花之差價顯著的增大，華北當局及棉業關係者如何苦心致力於指導農民增產棉花亦可想見了。

一、棉花增產之對策

本年度華北棉花增產方策在當局指導之下，由華北棉產改進會及華北棉業改鑄會議訂完成，最近正式決定本年度增產對策要綱，其概要如左：

一、使棉花之增產與糧食之緊急增產併行起見，於系統上在中央農產物增產對策委員會之下設置棉花及糧食農

產物兩增產對策委員會，遂行兩者相互之增產。

一、棉花增產委員會以棉產改進會，棉花協會等官民機關以及紡織業者重要棉花商等為委員，集中全部智能專事於棉花之增產。

一、其次，由於糧食農產物之騰貴，一部門農村有減少棉產之危，於此同業間要求提高收買棉花價格，爾當局為堅持抑低物價政策，不能提高收買價格，其相償辦法，為發放種子肥料等補助費，且以棉花協會為中心協力於棉花商各紡織業者，從種植到收穫由該機關負責指導以確保棉花之收穫。

基於以上增產對策綱要之旨趣，一向置重點於棉產技術指導之棉產改進會亦着重於收買分配方面，本年度確定事業計劃時，與棉業振興會提出兩者之共同事業計劃，且已由於兩者之請求，設立業務調整委員會，此為華北棉業新發展上一大值得注意之事。

依據此共同事業計劃，本年度棉產竭力避免與食用農產物之競爭，不做棉花種植面積之擴大，而置其重點於：

一、單位面積收穫之增大
二、設置優良採種圃

且為增大單位面積之收穫，對於灌溉用井之掘鑿，施肥之擴大，害虫驅除之徹底及農業技術之改善等至為必要，據專門家看來，如果鑿井能如計劃成功，則每單位面積可能有二三成收穫量之增加。另一方面在計劃內優良採種圃之設置，在現在指定之七十七個棉產重點縣內，除了治安成問題者外選定六十三縣，第一次設置五萬五千畝，第二次四十四萬畝，合計有五十萬畝採種圃。

其次，試看該業者方面所定之華北棉花地帶開發實施要領案以窺其內容。

二 棉作地區之劃定

本年度之棉產是以棉花協會為中心，協力於棉花商及各紡織業者，分別地區實行增產，依照華北棉產地帶開發實施要領案之規定，以棉產重點縣為中心，劃分為十八地區九個集團，即二地區成一集團，一集團的負責者由紡織業者及棉花商雙方決定配置之，使其担負棉花之收集分配以及該地域內有關生產改善之必要的設施，其十八地區九集團如左：

集團 地區

- 一 彰德——曹州
- 二 邯鄲——高密
- 三 石門北部——開封
- 四 石門南部——滄縣
- 五 德縣——新鄉
- 六 保定——唐山
- 七 臨清——北京
- 八 濟南——天津
- 九 順德——張店

而徐州及海州地區劃為特別地區其開發事宜別有規定。

其次，負責開發者（紡織業者及棉花商）其具體的做法不僅是要負責蒐集該地域內之棉花，而且以後三年間要共同或分組在該地區內如左之施策：

- 一、直接經營五百畝以上之棉花；
- 二、契約栽培五百萬畝以上之棉作管理；
- 三、運籌打棉機足踏式一千台以上或動力式二百台以上；
- 四、有關農民生產安定之斡旋工作；
- 五、有關農業改善上之斡旋工作；
- 六、地域內棉花棉實蒐集之工作。

三 收買棉花促進對策

棉花增產固屬重要，而收買亦屬至要之工作，觀最近之情勢，由於食糧雜糧價格之騰貴，農家可能囤積棉花不願出售，收買必感困難，有鑒於此，故促進收買實為目前之要務，負責收買者所要求之促進對策有如左列：

一、絕對禁止打棉

當地吸收棉花製造土布土棉以及運出等必須加以統制，禁止當地打棉。

二、收買全部打棉機

過去曾命令將打棉機集中縣城，實際上並未做到，現在應該澈底調查散在地方上之打棉機。實施強制收買。

三、減低食粮雜糧之市價

由食糧不足引起一般雜糧之騰貴，造成棉花之奇缺，應即速設法減低其價格

四、禁止交易場內外棉花之貿易

禁止地方市場棉花之貿易，同行收買打棉機，使地方貿易集中於實棉收買。

五、由紡織品之極度統制，農家必陷於棉布奇缺之苦境，而以賤價之棉布供應之，此亦為實施抑制對策及蒐集棉花之一方法。

現階段敵寇

「強化」汪偽陰謀的剖析

提要

目前軸心侵略者的實力已再竭三衰，而日寇在太平洋上的殆勢尤為明顯，面臨着盟方日益加緊的反攻。日寇在忙於招架之餘，其政治上的唯一策略，即是製造與扶植傀儡組織，所謂「對華新政策」與「強化」汪偽政權，亦即其整個陰謀之一圖；日寇究已如何「強化」汪偽？其「強化」之限度如何？敵汪間之矛盾是否已完全消除？凡此種種皆為研究敵偽問題者所關心，本文試為此問題作一檢討，以就正於海內賢達。

(一)

汪逆偽組織從它在敵寇的羽翼下出現的時候起，就被註定了一個俯仰由人的弱體傀儡；不管它怎樣使用着僭竊偷盜的卑鄙手段，以偽黨偽府來冒充「正統」，終無法掩飾牠外強中乾的內幕。

當二十九年三月抄汪逆粉墨登場以來，到是年七月初旬開始所謂「汪阿談判」，中間經過四個月之長期談判，乃於十一月三十日簽訂所謂「中日調整國交條約」，聲明相互「尊重」主權、領土、政治、經濟、文化、講求「互助」「提攜」，並商定隨「中」日新關係的發展，日本應撤廢治外法權與交還租界，以及交還由日軍當局所管理的贛山、工廠等，這是敵汪關係的第一個階段。

自從條約成立以後，汪逆即揭示「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的高調，二十九

年十二月十五日偽黨召開「三中全會」，翌日，偽興亞建軍本部即宣言解散，十七日，偽大民會併入偽黨，十八日，武漢偽共和黨亦召開黨員大會宣佈解散，全體黨員參加汪黨。十二月十六日及翌年（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敵先發交還「上海新聞檢查所」及廣播權，其後，又陸續發還若干軍管工廠，這是第二個階段。

到了三十年六月汪逆赴日向敵方提出借款建軍與建立和平棧範圍兩項要求，於是遂有所謂「清鄉」運動的發動，從蘇南擴展到浙西，成爲敵偽對我多邊的鬥爭的重心。從那時起，汪逆一方面竭力以「清鄉」來對付維新系漢奸，一方面以「清鄉」「拿出事實來」對敵人作討價還價的憑藉，企圖排斥敵人的經濟勢力而造成經濟上之全面的直接支配，再進而求得「獨立自主」的實現。

在這時期中，敵人對於汪偽的「強化」已漸由政治而轉入經濟，其間由於太平洋戰事的爆發，使敵寇對於汪偽的利用更是加重，同時更由於整個的殘敵鬥爭已入於經濟戰的階段，因此從前年（三十一年）三月開始，敵人竭力支持汪偽的中備券，而對我法幣則由利用轉爲排斥，其後屢次提高偽券對我法幣的比價，及至前年十一月就絕對禁止我法幣在淪陷區流通，同時敵軍用票亦停止發行而以偽中備券逐步收回，這是敵汪關係的第三個階段。

當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汪偽在敵人的牽制下，演出所謂「參戰」「大東亞戰爭」而對英美「宣戰」的醜劇，三月間敵相東條親訪汪偽之後，汪偽更進一步表示與敵寇「同生共死」，並強調所謂「總力參戰」，竭力搜刮掠奪一切資源供日寇應用，使我整個淪陷區成爲不折不扣的敵方「兵站基地」與「補給站」；當時敵人對於汪偽「參戰」所付代價就是自動宣布讓交還其在華租界並撤職在華治外法權，這事於去年八月初就大吹大擂地實現；至於經濟方面，在去年三月中，敵人將「物資統制」權表面讓與汪偽，當時有一部分物資會一度開放封鎖。汪偽一面唱著「安定民生，平抑物價，取締囤積」的高調，一面將生活必需品儘量搜刮，到了八月十日，在敵人的全力支持之下，更有所謂「收買」上海綿紗棉布的「緊急措施」，從調查登記入手，以三年期限「收買」，實際無異無條件充公，這是敵偽爲了挽救目前的經濟危機，不擇手段的措施，激起淪陷區商民普遍的反感，最近這「緊急措施」更擴展到南京、鎮江、江陰、南通、無錫、蘇州、杭州、蚌埠、蕪湖等九個淪陷區重要都市，同時將普及於其他重要物資。

綜上所述，可知四年以來由於客觀情勢的轉變，敵人對汪偽的利用既逐步加強，敵人「強化」汪偽的陰謀也不得不隨之而變本加厲。

根據汪偽的宣傳，敵人對汪政權的「強化」工作，使後者樹立起「獨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與「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可是事實是否正如汪逆所夢遺呢？還只要從這幾年來，日寇對汪偽的願指氣使與汪偽對日寇的唯命是從

，就可以得知其內容了。

原來敵人製造汪逆偽組織時，初的用意不外乎利用汪逆以對我進行和平攻勢，以分化我抗戰陣營，誘脅我屈服投降，不料這一陰謀爲我日益堅強的抗戰所粉碎，後來戰爭既入於相持階段，敵人的困難也日益增加，因此必須「消化佔領區」以應付長期戰爭，在這樣的形勢下，就利用汪逆作爲「統治一淪陷區的工具，自從太平洋戰事揭開，日寇樹敵益多，得不償失，於是不得不再度「強化」汪偽，在相當限度以內提高其經濟地位，以吸引我游離的民族資本，同時通過汪逆作敲骨吸髓的搜刮掠奪，使敵人得以應付無限制的戰爭消耗，這是敵人在這幾年來不得不一再「強化」汪逆的主要原因。

(一)

在現階段中，敵寇對於汪偽的支持似乎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爲加強，其主要的原由是在於：

- (一) 由於戰事的長期化，使日寇對汪逆不能不作進一步的利用；
- (二) 經過六年餘的戰爭消耗，敵寇國內的經濟狀況日益困難，物資供應日益窘乏，政治上的破綻也漸次顯露，因此敵人很希望能使戰爭縮短，爲了要達到這一目的，就不得不利用汪逆隨時對我發動「和平攻勢」，以求解決所謂「中國事變」；
- (三) 爲了澈底排斥英美在華勢力，就不肯在相當限度內滿足汪偽的要求；
- (四) 通過汪逆實行懷柔政策以籠絡我淪陷區內的民心，造成對敵有利的心理因素；
- (五) 敵人目前正以最大的努力去經營南太平洋的一佔領區，對於中國方面勢難處處兼顧，因此就將大部分的物資統制與搜括的工作交給汪逆去做，以收分工合作之效。

最近敵人怎樣「強化」着汪逆呢？

這里就得從所謂「交還」租界說起。

在去年二月十八日曾有所謂「交還」廣州、天津兩地租界的一幕，到了去年七月三十日又有所謂上海法租界的「收回」，與八月一日公共租界的「交還」，這幾幕醜劇都是在日寇導演之下由汪逆演出，這是汪逆於去年一月九日「參戰」時與敵方訂立的「收回租界與撤廢治外法權協定」的「實踐」；此外更有三月三十日「收回」蘇州、杭州、天津、漢口、廈門各地日本專管租界，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及「北京」公使館區域行政權，六月五日「收

國」漢口、天津、廣州之法國專管租界等。

跟所謂「收回」租界同時，更有所謂「撤廢在華治外法權」，實際上僅是簽訂了一個「在華日本臣民課稅條約」，「收回」了對日僑的課稅權。

這種種一言而蔽之，無非是為了增強汪逆偽組織的一威信，以煽惑我淪陷區民眾使其驅使。

只是是稍有常識的人，一定不會不知道這淺顯的道理：當日寇將我淪陷區遂并化為滿頭滿尾的殖民地的現在，整個的「統治權」既已握在敵人手里，所謂「收回」租界所謂「收回」課稅權又有什麼實際的用意呢？

其次要說到去年十月三十日所簽訂的敵汪「同盟條約」，這是繼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所成立的「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即敵汪第一次密約）而打結的一種偽約，這次的偽約特別強調所謂「平等互惠的立場」，除了規定所謂「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各方面請求互助」而外，更所謂「互相關緊協力儘量援助」，以及「實行兩國間之經濟提攜」，事實上仍未越出過去所提出的「日滿支一體」、「經濟提攜」的範圍，無非是裡這一類空洞的口號再以條約的方式重新提出一次罷了。

此外在該偽約的「附屬議定書」中間，第一條規定「日本國與約定兩國間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撤去被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日本軍隊」。（參閱文末參考資料）

我們姑且不問敵方是否有此誠意，即以所謂「全面和平」的「恢復」而論，根本無異於「癡人說夢」，而「戰爭狀態」真的「終了」之時，她軍無礙的會被迫而退出中國領土，又何待於偽約上的書面規定呢？

總之，簡單地說起來，無非是「口惠而實不至」，徒然以動聽的名詞來滿足汪逆的夢想而已。

不但如此，而且敵方這一類的「口惠」，還是對汪偽有實際需要作爲代價的，試看敵國政論家坂爪生在「再論上海公共租界移交」一文中所說：

「日本把中國所有失去的東亞完全歸還於原主，治外法權的撤廢，現在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是以在此好轉的局勢之中，要是中國袖手旁觀，對世界的前途，作一種假象的空氣，不徹底去把大東亞戰爭實現出來，忘却了大東亞的本質，這種錯誤的見解，非斷然加以排擊不可，由收回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來講，中國確實地獲得了全權的獨立完整的……」（參閱本文所附參考資料）

從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敵方的抱負與對汪偽的期待，正由於敵方對汪偽的多方「抬舉」更使後者非竭盡一切去貢獻於敵人以「實現」所謂「大東亞戰爭」不可了。

在太平洋戰局陷於長期化的現在，敵寇對汪逆的基本要求就是幫助「消化佔領區」，敵首相東條於新加坡降落慶觀會中曾謂：「日本在大東亞戰爭的進行中，將以中國為「兵站」的地區」，所謂「兵站」者，即敵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其人力與物力的補充，均將自我淪陷區取給，因此對於淪陷區物資統制的加強與原始性掠奪的進行，正是敵寇當前最大的課題。

自從敵方將「物資統制」的職權「移交」於汪偽之後，偽方就有一全國商業統制總會一的成立，該偽會的職權非常廣泛，除了執行物資統制而外，更有權調查登記行號存貨，實施取締囤積居奇等工作，該偽會一面直轄的有十四個專業委員會，包括一切重要物資及日用必需品等，此外還有各種同業公會聯合會所統轄的各業同業公會，作為基層機構，這樣一來，一切商業組織全都統轄於偽全國商業統制總會之下，而受偽方的直接控制，所有偽方的一切命令，都可以直達於下層，有了這樣的統一組織，汪偽就可以使用權力代替敵寇執行所謂「統制」的職權了。

以上所述的統制組織，表面上是便利汪偽進行統制工作，而實際上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觀察，就可以知道，這不但是便利汪偽的執行統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便利敵方的加強控制，在偽方的最高機構上面，直接有權加以指揮節制的是敵方，現在既有了這統一的組織，敵方當然更易於用提綱挈領的方法來切實加以控制了。

又如最近敵偽所誇張的所謂「施用大手術」去年八月十日開始的上海紗布「收買」，正是敵寇指使下汪偽的一個重大「決策」，這次收買的範圍雖也包括敵商，而且在八月十四日曾由敵方以駐偽大使館名義訂定收買日商紗布規程，但仍規定以「自動」為原則，交日商「華中貿易聯合會」成立「臨時紗布管理局」，委託所屬同業公會或同業組合及「華中日商棉織品同業聯合會」收購，同時對其中所謂「不明所有權」的產物，可以要求「引渡」，所以實際上敵方所霸佔的大量紗布是決不會入於收買之列，而偽方用「三年定期不得轉讓」的空頭支票去攫奪得來的紡布之中，最大部份仍將為敵寇所得。

根據敵偽所承認，此次「收買」所得的紗布，將依以下原則分配：（一）軍用；（二）出口；（三）運往中國其他區域；（四）「華中」現地「配給」，這中間只有前兩項才是主要的，而後兩項僅是附帶提及，而且所謂「配給」與「交流」都是需要以農產品去作交換，也只是間接的作進一步的攫取而已。

由此可知汪偽一直所標榜的「安撫民生」的高調，已早為事實所粉碎！目前淪陷區偽券充斥，物價狂騰，社會秩序的紊亂，一般民生的困苦……更為汪偽帶來了一大串新的民生的不安定！

在上節中，就敵寇「強化」汪偽的現狀，加以客觀的剖析，以明瞭其真相，這里再就其將來可能的發展加以揣測和判斷。

敵寇與汪偽之間是並不像表面上那樣處處協調的，而正相反，在敵汪關係中間是有着很多內在的矛盾存留而且發展着，就以敵寇「強化」汪偽這一點來說，兩者之間也有着很大的距離，在汪偽方面，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要求得「立自主」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的範圍以內對敵寇的勢力也加以排斥，敵寇對於這一點當然不能容忍，所以牠在「強化」汪偽的過程中，仍不乏「削弱」的用意存在，這一點可以在敵寇「衆偽合流」與「以偽制偽」同時並行的一貫決策上面看出來。在這樣的場合下往往會引起敵偽矛盾的尖銳化甚至表面化。

敵偽的內在矛盾雖在不斷的增長增高，但以現階段客觀情勢觀之——軸心的日益解體，日寇遭受反攻危機的臨頭等等，使相倚為命的敵偽，不得不共同作最後的掙扎，因此在短時期中敵偽關係的邊份惡化還是不很可能的事。

就以上情形觀察，敵寇在最近期內還可讓在下列各方面作「強化」汪偽的打算：

(一) 繼續「收買」紗布以外的重要物資如糧食，藥品，機油之類，關於此點，敵駐偽大使谷正之談話中已作了極明確的表示。(參閱參考資料)

(二) 統制糧食必然變本加厲，對產糧區糧食強迫以低價收購，以供應敵方。

(三) 偽中儲券的擴大發行區域，目前已推廣至武漢一帶，但對於北方的聯銀券，仍無法加以排斥，實為汪逆在經濟上的一大苦悶，今後如能向北方開拓經濟勢力，定是汪逆所夢寐以求的，——最近偽券擴大行使範圍至所謂「蘇淮特區」，自去年十二月一日起，與偽聯銀券一併行使，(比價為「中儲百元對「聯銀」十八元)將來勢必進一步排斥「聯銀券」，以鞏固偽中儲券的地位。

(四) 汪逆爲了妄圖樹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今後對農貸與增產兩方面，在敵寇的支持下，必然會有更多的設施。

可是由於汪偽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成爲有名無實的弱體傀儡，更由於羣奸的爭權奪利內鬪日劇加深了崩潰的危機，而軍事上的「建軍」企圖早爲事實上所粉碎，原有的少數偽軍也四分五裂紛紛倒戈，經濟上處處受到敵寇箝制更

是非常明瞭的事，至於文化上的剽竊曲解尤為識者時不齒！因此，不論敵寇怎樣多方加以「強化」和利用，不論牠的陰謀改變多少套的新花樣，終無法逃過崩潰瓦解的必然結果。

附 參考資料

敵汪「同盟條約」全文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大日本帝國政府，期望兩國互為善隣，尊重其自主獨立，並緊密協力，而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大東亞，俾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並既定決心，剷除對此有障礙之一切禍根，協定如左：

第一條：中華民國及日本國，為永久維持兩國間善隣友好之關係，應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各方面講求互助。

第二條：中華民國及日本國，為建設大東亞並確保安定起見，應互相緊密協力，儘量援助。

第三條：中華民國及日本國，應以互惠為基調，實行兩國間緊密之經濟提攜。

第四條：為實施本條約所必要之細目，應由兩國該管官廳間，協議決定之。

第五條：自本條約實施之日起，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即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簽訂之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連同其一切附屬文書，一併失效。

第六條：本條約自簽訂之日起實施之。
下列簽字者，各奉本國政府正當之委任，對本條約

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昭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訂於南京，以中文及日文各繕本條約二份。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兆銘。

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谷正之。

附屬議定書

當本日簽訂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同盟條約時，兩國全權委員議定如左。

第一條：日本國於約定兩國間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撤去被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

日本國軍隊。

日本國根據北洋事變北京議定條款及其有關之文書所有之駐兵權，概予放棄。

第二條：本議定書應與條約同時實施之。為此兩國全權委員，將本議定書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昭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中文及日文各繕本議定書

二份。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兆銘。

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谷正之。

換文

逕啓者，當本日簽訂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同盟條約時，本院長與

貴大使間，成立了解如左。

現在中華民國所存既成事項，如鑒於本條約之旨趣，須用調整者，應於兩國間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照據本條約之旨趣，加以根本的調整。

雖在戰爭狀態繼續中，應按照情形所許，逐次由兩國間協議，照據本條約之旨趣，加以所要之調整。

上述了解，應請

貴大使查照，予以確認，爲荷，本院長頤向

貴大使表示敬意，此致。

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谷正之。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兆銘。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於南京。

換文

逕復者，本日准

貴院長來照內開，當本日簽訂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同盟條約時，本院長，貴大使間成立了解如左

現在中華民國所存既成事項，如鑒於本條約之旨趣，須要調整者，應於兩國間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照據本條約之旨趣，加以根本的調整。

雖在戰爭狀態繼續中，應按照情形所許，逐次由兩國間協議照據本條約之旨趣，加以所要之調整。

上述了解，應請貴大使查照，予以確認，爲荷，等

由，本大使對於此項了解，加以確認謹復。

貴院長查照爲荷，本大使頤向

貴院長表示敬意，此致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開下。

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谷正之。

昭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於南京。

敵駐僞大使谷正之談話

余觀新上海之建設及緊急經濟政策，推修均頗稱順利，衷心極感欣快，尤以此次經濟政策，由於中國關係方面及商社會等民間機關之努力，並得日方從旁協助，得以在成功中進展，對國府更深表敬意。然收買棉紗布之使命及其重要性，實視今後應如何加以處理爲定，蓋此項重大政策對低物價及安定民生上將有何種程度之貢獻，則觀今後中日如何協力即可明瞭，關於本問題，殷切期待中日關係當局作最大努力，交還租界，或實行經濟緊急政策，僅屬日本對華新政策具體表現之一。自對華新政策或建設大東之最最高目標言，不過屬其一部分而已。大東之建設爲日本帝國大理想之顯現，從具體而言，日本援助印度緬甸非律賓獨立，使印度納西亞參加政治，又兩度援助泰國擴張領土，尤其對中國祈求其自主獨立，無一不爲日本所懷理想之表現，其間固無一點功利心，除祈求各國各民族之共有共榮外，並無其他用

意，余深信此方爲大東亞之大道，同時亦爲世界和平之大道，最近在中國了解日本大方針，表示共鳴之人非常增加，而開始對渝方之抗戰懷抱疑問，此實爲當然之勢。中國有識之士，曾謂中國革命成功而建設失敗，但此曾經失敗之建設工作，已由日本予以援助，故中國人士宜其深切認識日本之新政策，苟英美如其所倡言者，尊重他國獨立自由，則英美即應勸告渝方迅速與日本協力，大東亞之建設理想天下無一人能提出反對理由，前英美舉行之索北克會議中，英美對宋子文宣傳有重開滇緬路之希望現在又倡言援助渝方高呼對日抗戰，凡此均足表現彼等內部的苦悶，彼等實爲建設中國之妨礙者，完全露骨表明彼等企圖滅亡東亞十億民族之野心，觀乎英美如此態度，大東亞戰爭之意義即可明甚，日本所求各國自主獨立之大東亞建設理想與彼等制霸東亞之野心，涇渭之分極明矣。又收買上海紗布，已對一般物價遂有良好影響，但爲堅持低物價政策，對於棉紗布以外之重要必需物資，亦有採取同樣措施必要，故目下國府當局正草擬具體方案中，余思物價問題，漸趨解決矣。

再論上海公共租界移交

坂爪生著

大東亞戰爭爆發，把英美在亞細亞的勢力，實現地完全驅逐了，我們的耳目也見到了事實，並且國民政府和日本宣誓共同生死，爲了要完成大東亞共榮國的建設

而戰，同時在盡努力前進的當兒，日本要結在道義的精神上，把租界移交給中國，應該回復了中國的行政權；使中國的統治，經濟，得以向前發展，助長新中國的建設。而中國處此場合之下，更應協力以完成大東亞共榮國的建設，這是熱烈地期待着他的實現出來的。

此次，中國得以收回租界，完全是日本的力量和熱誠，我人對於這種道義上的精神，是不會忘記的。

上海是侵略東亞最大的據點，也是東亞共榮圈中最大的據點，且亦是新中國誕生中的重要據點。

欲使上海的經濟力踏強而有力的大道，是需要國府的政治力和它結合起來，才能夠東亞的前進。

上海是有着完途大東亞戰爭協力的形勢，能增強建設中國的積極性。

本年一月九日，日本既已把租界移交於中國的事實闡明了。驚愕下的重慶和英美，對於這種斷然事情，認爲還租界及治外法權的撤廢，不過是紙上談兵，一篇空論。他們同時爲了防止民心的反應，以虛偽的舉動買到了不少可憐的笑容。而我們起先對於南京和重慶的態度，完全沒有企圖去使他隔絕和相反。

但是，這種卑鄙的企圖却發生於重慶和英美之間，惟有日本的道義精神，足以完全粉碎他的。因此，他們的苦惱更趨於深刻化，把他們的作用在另一方面講，他們自己已明白想使國家的政治力量，作更進一步的增強的，但已束手無策了。

「巴禮，巴古」暨東亞諸民族已完全傾向於日本，而且日本高邁的理想也風靡了東亞，等我們來指出這種事實：「今後我們爲了自由而戰的奇蹟，假如受到挫折，一定需要着繼續的爭取」。這一句話非常透澈地表明了日本的決心了。

前次，日本對於中國的輿論，認爲大東亞共榮圈的各國之中，以中國的問題最爲複雜，中國備有着地大物博的外表，但缺乏了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基礎建設。因此，反而居於共榮圈中最脆弱的條件之下。這次，租界移交，在日本對外政策的結果，決定可以使中國的國勢增強起來；同時並可獲得自主獨立。所以，中國自己，非藉此時機作一深切反省不可。

實際地說，我們對於中國有着很強的信心，便是能腳踏實地反省和自覺，而更進一步去擊滅大東亞共榮圈中共同的敵人。

我們認爲中國人缺乏了熱誠，往往對於大東亞戰爭有着疑問。反過來說，若沒有這種共同作戰，最後勝利之信念，便會很明顯地做了英美攫取租界中的繁榮手段底奴隸。假使自己是大東亞民族之一，而袖手旁觀着大東亞戰爭底進行，缺乏挺身建設的熱誠，鄂末，中國是深蒙鴉片毒影的殘敗者了。假使中國忘棄自己奮發精神，更遑言於日本期待的願望。即使日本欲排除這一種危險，也不易於加以切實的改良，而得到圓滿的結果。事實是日本爲了愛中國而愛中國，並沒有任何野心的。

大東亞戰爭到了現在的階段，上海的租界已交還了給中國，我們不能看作僅是中國的解放，而應明瞭是全亞細亞的民族已解放了以前英美的束縛。此種事實，由歷史的眼光來觀測，具有多麼重大意義啊！

大東亞的再建，是出發於日本高邁的道德精神，而不能看作是一件平淡的事情。

所以我們對於事實必需加以認識，而中國對於這過程的趨勢，還沒有準確澈底的瞭解。尤其是日本對中國退一步可以作如是的解釋：日本把中國所有失去的東西完全歸返於原主，治外法權的撤廢，現在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是以查此好轉的局勢之中，實是中國袖手旁觀，對於世界的前途，作一種假象的空氣，不徹底去把大東亞戰爭實現出來，忘却了大東亞的本質，這種錯誤的見解，非斷然加以排擊不可。由收回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權講，中國確實在獲得了主權的獨立完整的。

以世界史的眼光看去，中國在過去期間中，所有在國際地位不平等的一切，現在已經脫除了。中國革命最後的目標，現在可以說已經達到着。即是：從英美的極權中，解放了亞細亞；大東亞共榮圈的國家，已得到了勝利；確立了自己的主權。開始達到了新中國革命最終的目的。

所以收回租界以後的上海，在大東亞戰爭中，是一個對中日協力與戰力的供養基地，祇有這一個至上的目標，由我們積極去經營着，若另存卑鄙覬覦的思想，便

失却真正的意義。

中國也有着數百數千的先輩，正向英美作著同樣的

犧牲，向前不斷邁進着。願今日的中國同志們，對於祖國的夢實以後，應一致始終如一努力經營下去！

敵偽研究徵求各界讀者意見啓事

本刊自繼續出版以來，雖力求改進，但限於棉薄，每感力有未逮，謬誤之處在所難免，茲爲集思廣益起見，擬請各界讀者賜示意見，無論內容形式，均請儘量批評，藉以知所遵循，俾得竭力改革，用副厚望，無任企盼！

民族文化館敵偽研究室謹啓